



雙城記

被曬乾的葡萄

疫情中，時間卻過得飛快。被美國警察暴力致死的黑人喬治弗洛伊德已經去世一周年，這個冤案震動了全世界，留在人們心中的陰影永遠不會消失。去年，北京人藝上演一部話劇《陽光下的葡萄》。這部首演於1950年的美國話劇，抨擊種族歧視，講述生活在芝加哥的黑人一家人，被欺凌壓迫得無法生存，就像曬曬在烈日下的葡萄。

《陽光下的葡萄》在美國上演後大受好評，十年間演出500多場。中國女翻譯家、北京人藝的吳世良把此劇譯成中文。說起吳世良，知道的人可能不多，但她丈夫若誠可是大大有名，夫妻倆都曾經是北京人藝的演員。吳世良英文好，給曹禹做過秘書，給周恩來做過翻譯，她的中文也好，連英若誠都自愧不如，可想而知《陽光下的葡萄》出自她的筆下一定十分精彩。不知何故，吳先生翻譯的這個劇本一直沒有上演，手稿也不知去向。就在2020年，這個遺失多年的中文翻譯劇本，突然出現在一個拍賣公司的拍賣名錄上。這種事並不稀奇，我的一部話劇，也是手稿，也曾經莫名其妙地被上網拍賣，朋友轉告告訴我的時候，已經被賣掉了。和吳先生的家人一

樣，我們完全不知道背後經手的是什麼人，稿件全部出自北京人藝，看來「謎」是有源頭的。

吳世良的兒子英達設法通過朋友拿回母親的手稿，並要把劇本呈現在舞台上。故事講述美國一個生活貧困的黑人家庭，母親信仰上帝，想有一間自己的房子，女兒想上大學當醫生脫離貧困，兒子想開一間酒吧自己做老闆，這一切都因為父親的死亡，有一筆十萬元的保險金變得實際起來。正當幻想就要實現，一切可能成為現實，保險金被騙子洗劫一空。兄妹互相埋怨，大叫天不給黑人活路，眼看一家人就要四散分離，母親不肯認命，帶領兒女向死而生，她決定搬到白人聚集區，然後就住在那裏！

正在全世界為種族歧視群情激憤的時候，一個遺失了幾十年，為黑人鳴不平的遺稿失而復得，這也許是天意。英達拿着劇本向劇院講明來龍去脈，希望由自己做導演，來圓母親的夢。人藝決定建組，進排練場排戲。正是疫情最嚴重的時候，全體演員和工作人員沒有畏難，只用了兩個月時間就趕排出來，在北京隆重公演。上千人的劇場限制百分之五十觀眾，隔一個座位坐一個人，這是一向滿場觀眾的首場從來沒有過的。好戲就是好戲，及時推出的好戲，是不受這些影響的。



此山中

小玩意

《黑白魔后》(Cruella) 香港剛上映不久，2021年歐美暑期大熱電影。本來所知不多，住在西澳洲柏斯的甥女發來短訊，要我一定入場觀賞；因為不吝色情、過分暴力、粗言穢語，一家四口，夫婦二人帶著6歲及9歲一雙兒女一起入院看戲。

甥女說她一邊看，一邊掛念故鄉倫敦風景及親友，也勾起童年來港參加我的Fashion Show及遊玩於我的設計作品。

以時裝作為中心，老一輩設計師男爵夫人(英國奧斯卡金像影后愛瑪湯遜 Emma Thomson 飾演)與年輕設計師 Cruella (美國奧斯卡金像影后愛瑪史東 Emma Stone 飾演)以服裝展示，宣傳手腕大門法，格局看來將是不斷續集的橫空出世片種。充滿五花八門時裝風景的電影情節，勾起了筆者不離不棄的時裝情懷，與隨時候教出山玩耍的心情。

剛好與中環荷李活道「燕譽堂」及「承真樓」中國文化研究中心，共8位包括林天行等藝術家合作，參與6月24日開幕《墨墨、涓流》當代水墨浮光為期整月的展覽，自己原定作品以安靜低調形式與情緒主導，看過《黑白魔后》，勾起自己一貫處理時裝兩極化之躁動、喧嘩、超越人體誇張的一極，回家重新審視草稿；Cruella與自己上世紀八十年代倫敦上課的街頭創意時裝呼喚下，將原意扔到垃圾桶，搜出工具，即

時製作另類方案。

跟基礎扎實的藝術家有別，水墨是他們落筆的最重要媒介，於我卻是偶爾扣門的靈感。作為一名側重創意設計的設計師，尤其於數年前先因身體健康、後因心緒引領，雖未至退休，卻已半退休或退而不休；所謂「退」，指商業範圍，不讓自己過分接觸商業為主的設計工作，再不會像孫悟空翻騰上天下地的過去，一切隨緣而安。

時裝歷史上至重要的巨匠之一 Coco Chanel 曾說過：「時裝不是革命 (Revolution)，而是進化 (Evolution)！」

從事時裝設計工作數十年，隨緣而安心境漸達；過去轉來轉去「玩」時裝猶如革命，如今漸次「進化」回頭細望，何不處之以小玩意？讓童真落墨，讓笨拙粗糙手法落筆？



● 英美兩影后愛瑪史東與愛瑪湯遜在《黑白魔后》大門演技，一嫩一長各擅勝場。 作者供圖



冬陽天地

香港特色 打疫苗驗身

在美加一開始並不是你想打新冠疫苗就有得打的，而是要按配給的先後次序。我在美國、加拿大的朋友因為在醫院工作，每天有機會接觸到確診病人，一輪到自己就馬上去打了新冠疫苗。

在香港因為疫苗充足，不需要憂慮現在不打了就沒有疫苗，所以很多人持觀望態度，有些擔心自己的身體會不會出現副作用，政府呼籲他們問自己的家庭醫生。而事實上很多香港人並沒有固定的家庭醫生，特別是年輕一代，平時無病無痛更加不會定期驗身。為了接種疫苗有不少人做身體檢查，雖然20多歲的女孩體重只有45公斤，但總膽固醇竟達到10.8，低密度不好的膽固醇達到7.5。比正常的度數超過一倍。

另一位三十出頭的女孩空腹血糖達到12，血糖蛋白指數達到14，小便中有酮，是嚴重的糖尿病。當你問她們飲食習慣的時候，發現完全沒有節制，想吃什麼就吃什麼，年輕人特別喜歡吃和牛、煎鵝肝，吃快餐、薯片，零食，夏天喝汽水、果汁、加糖

的奶茶、檸檬茶不離手，雖然宅在家裏自己製作麵包、曲奇餅、蛋糕等等，但你牛油就知道了，裏面含糖和牛油過重的，如果牛油少就不好吃。

有幾位因為平時有血壓高、糖尿病、膽固醇高，問醫生可不可以打新冠疫苗，醫生建議他們做心血管電腦掃描造影，結果發現心血管阻塞了90%，要做通波仔手術。

也有幾位仁兄順便做腸鏡而發現是早期的腸癌，要做腸切除手術。

因為限聚令和不能出外旅行，現在去郊野公園行山的市民明顯增多，最近我參加了香港行山節，本來我們一班義工去郊外執垃圾帶動香港郊野清潔運動，但沿途見到很少垃圾，可見香港人的公民意識還是很強，令我由衷地高興。

一場疫症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，令到大家關注健康、親近大自然，而這些朋友為了打疫苗而去驗身，結果發現嚴重的糖尿病、膽固醇高甚至癌症，因禍得福。否則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發現，甚或耽誤了治療。



百家廊

粵劇《香江號》反映抗疫唱做俱佳

粵劇《香江號》正在西九戲曲中心大劇院上演，購票踴躍，大老倌龍貫天、衛駿輝、陳鴻進、李沛妍、裘駿軒落力演出，唱做俱佳，編曲悠揚，專劇花旦凌楓因為略有積蓄，決定投身防疫工作，向外國購買一批藥物和防疫的物資，協助港人渡過難關。凌楓得到消息，戲班手足全沒有生計，決心挖出自己的積蓄，幫助全體手足解決伙食問題。

另一位文武生蔣日天也是為了戲班的生存，想方設法籌款，留住了戲班，不至散夥。他甚至要變賣自己的戲服。蔣日天聯絡了一位好友陳振華醫生，兩人決定到隔離病人的孤島當義工，為病人服務，抱著九死一生的精神，研究疫苗，讓香港能夠重生。孤島冬季的時候，遇到了寒流，缺乏毛氈和冬衣，蔣日天與凌楓一起發動了募捐寒衣的運動，得到了富商的支持。而前往孤島的帆船叫做「香江號」，意味著港人大團結，守望相助，共抗疫情，終於得到勝利。故事映襯了今天的香港全體居民團結抵抗疫病的現實，訴說既然上一次我們有防疫成功的例子，今日國家更加強大，所以，對付新冠病毒也有各種疫苗，我們的防疫也一定會取得勝利。

而故事的主題以古喻今，振奮人心。

但，有關的故事，內容相當含糊，沒有具體說明這是鼠疫病症，也沒有說出隔離病人的孤島就是昂船洲。觀眾們由頭到尾都不知道瘟疫是呼吸系統傳染病抑或是鼠疫。有關的故事裏面，只是說有關疫苗的研製沒有成功，陳振華醫生為了研究疫苗染上了細菌，英勇犧牲。接着，花旦凌楓與文武生蔣日天，心有靈犀一點通，互相一起發夢，訴說愛情和共同防疫的事業，深信團結港人百折不回，百煉成鋼，香港的防疫事業也一定會勝利。

由於夢中相會，出現了《帝女花》的場景，長平公主也登場唱出了《香夭》，接着，凌楓和蔣日天以《香夭》的旋律，唱出了樂觀的前景。看來，編劇仍然有一點生硬，未能以具體的事實說明中國人抵抗「黑死病」（也叫鼠疫）疫症，曾經有過驕人的成績。編劇未有做好資料搜集工作，劇本如果經過改寫，讓中國觀眾看起來，則更有親切感和藝術的魅力。1894年5月至10月，在香港爆發了鼠疫，病者多數來自上環華人貧困者聚居的太平山街，導致2,000人以上喪生，三分之一的人口逃離香港。此後至1926年的30年間，鼠疫幾乎每年都在香港出現，總共導致超過2萬人死亡。

另一方面，細菌學家在1894年首次在香港分辨出導致鼠疫的病原體鼠疫桿菌，為防治鼠疫開始了重要的一步。在1907年全港的電燈柱掛了大概有650個老鼠籠，目的是收集死老鼠，研究老鼠傳播疫病的有關數據，而單在該年的4月至9月，香港細菌學院便收集了1.9萬隻死老鼠，當中有23隻有鼠疫。當時正

是清政府的晚期，1910年馬來西亞華僑醫生伍連德到了東北當上衛生局長，他是廣東人，是留學英國的醫學博士，被清政府任命為東三省防疫全權總督。他從病人入手，解剖病人的屍體，從而確定此次病源就是鼠疫。另外他下令通過隔離病人，焚燒屍體的方法，使得病疫得到有效的控制。

到了1911年3月，死亡人數就降低為零。他通過不斷地調查，精確定位源頭為俄國大烏拉站的一間華人工棚裏，為徹底消滅鼠疫解除後顧之憂，在伍連德的領導下，只用了不到4個月的時間，就撲滅了這場震驚世界的鼠疫大流行，創造了醫學史的奇跡。1911年4月，萬國鼠疫研究會議，在奉天（今瀋陽）召開。參加的國家有日本、英國、美國、德國、法國、意大利、荷蘭、奧地利、墨西哥和中國，共11個國家的醫學專家。

在這次大會上，清政府代表伍連德當選為會議主席，由此可以看出，他當時在國際上的影響力。

到了1926年，由於有了疫苗和防治鼠疫的醫學手段，鼠疫不再流行。本故事可以更多地介紹伍連德的成就和消息，以及陳振華醫生就是伍連德的學生，受到了伍連德的愛國思想的影響，並且伍連德一直保持書信來往，獲悉了中國4個月就能制止疫病的發展，他也照着這個辦法隔離患者，全力捕殺老鼠，並且洗太平地，他解剖老鼠追尋病毒，不慎受到感染而死亡，但是有關發現有助後來研製出疫苗。如此一來，故事更加動人，英雄人物更加飽滿了。

發夢的《帝女花》片段，完全可以刪去，整個劇情更加一氣呵成，更有說服力。



作業簿

為自己人生設定目標

昨日和一位客戶會面兩小時，講儲蓄保險，為退休保障做準備。我每日見客，一年多下來，見客量真的很多，雖然醫療危類保障做到去年全公司2萬幾人頭幾名，但儲蓄類才是我做最多的，今年來說是我總業績的七成半左右，所以我明白客戶對這種保障的心理——怕自己負擔不來。

昨天的客戶，我認為問題在於沒有決心安頓自己的未來。這不是一時三刻能解決的，因為每個人對自己人生的規劃都不一樣。但我打個比喻——我有決心要打敗鍾培生，為此未來5個月我要每日練拳，確保能打贏。不會了打贏的決心，請問我會不會跟教練說：「我怕我未來幾個月太忙，會來不了練拳。」不會，我會死都擠出時間來練拳，因為我目標清晰：打贏拳賽。

類似的，你下定了決心要退休時得到保障的話，你會跟我說你怕每個月幾千元，供款不超過5年，你也覺得應付不來嗎？最後，我反過來叫客戶回家先想想吧。

老實說，很多時候我覺得我不是在做什麼保險，而是在做一個人生哲學顧問，和客戶們講講如何思考人生，又或者應該如何過自己的人生。

我的很多客戶其實年紀都比我大，40、50、60甚至70歲的男女客戶都有，而且比例頗為平均，但我還是一樣地很多時候在給着我的建議，因為其實人活得再多年都不代表真的懂很多道理。

我就著這個客戶想分享的道理很簡單——人要先設立目標，不要理難度有多大，然後再制定計劃，勇往直前不顧一切向前衝。而不是本末倒置，先看自己有多少能力，然後就著自己能力設定目標——甚至其實在這種情況下也沒有什麼目標吧，就是走到哪算到哪。

後者是平庸者的做法，很難有什麼成就的，但確實是大部分人的做法，包括我昨天這位客戶。

我很同意你的目標不應不切實際。例如，我不能設定目標去打敗拳王泰臣，或者成為美國總統。但我要打敗鍾培生，或要成為香港特首，這就並不是不可理喻的。同樣地，一位收入幾萬元的客戶，每個月知道能夠儲蓄幾千元，但卻不敢下決心做，就是一個沒有清晰目標去追的人。

我是一個有極度清晰目標然後只顧著向前邁進的人，所以很多時候我能夠改變我身邊人，包括客戶的思維。但你願不願意開放地去接受我的建議，我就無法控制了。



演藝蝶影

腦退化長者的哀歌

由法國劇作家 Florian Zeller 編寫的舞臺劇《Le Perc》於2012年在巴黎首演，兩年後獲得「莫里哀戲劇獎」的「最佳劇本獎」。2017年，香港話劇團首次將此法國名劇搬上香港舞臺，直譯劇名為《父親》。該劇獲得該屆「香港舞臺劇獎」4個獎項，包括飾演父親一角的毛俊輝奪得的「最佳男主角」獎。

2019年，話劇團重演《父親》，同樣演出成功。

去年，就在《父親》的布景已經在舞台搭好，三數天後便公演之際，卻因疫情關係，該劇被迫取消演出。可以想像話劇團的損失之巨和善後工作之煩。

幸好疫情稍緩，《父親》今年可以順利演出。

《父親》上演前，我與一位朋友見面，談到電影版的《父親》(港譯《爸爸可否不要老》)。我向她推介即將上演的舞臺劇版《父親》，怎知她忽然默不作聲，接著眼淚盈眶，以哽咽的聲音擠出兩句話：「我不需要看舞臺劇演出，因為我見過現實生活的真實版本。」

跟着，她向我述說她患了腦退化症的父親和姑

母生命中最後數年的生活點滴。她身為孝順的女兒和侄女，兩位患病長輩的每一句話、每一個行為都令她有錐心之痛。

從外表看來，他們完全是與我們最熟悉不過的親人。可是，實際上，在他們的腦海中卻可能已經沒有了我們和我們之間共同創造的記憶。被自己所愛的人忘記自己，活像被人掏空了心。

數天後，我到一對70多歲的鄰居夫婦家中。以前我常常在他們門前跟老太太聊天，有時也探訪他們。他們有一段時間身體不適，我也幫忙照顧他們。他們非常喜歡我，將心裏話都告訴我。可是，可能近年大家的出入時間改變，我即使經常經過他們的大門，也甚少碰到他們。加上疫症關係，我更加不會探訪老人家。現時回看，原來我上一次到他們家中陪他們聊天，竟然已經是4年前的事情！

這些日子，我偶然以社交媒體與老先生通訊，向他們問好。最近，老先生說他們快將移民，我便再次到他們家中見他們，說句再見。老先生見到我非常高興，說要上樓陪同老妻下來。我聽到他這樣說，很擔心老太太身體有問題，否則哪用丈夫陪同下樓呢？

老太太下來了，精神飽滿，行動自如，笑容可掬，比前更圓潤了一點；我立時放心了。我喊了她一聲，她看着我，老先生跟她說：「是小蝶啊！」她再望着我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「小蝶？」我連忙問她：「您不認得我了？」她搖頭說：「不認得。」

我驚呆了，本來剛放下提起了的心又再彈得更高。難怪早前我在屋苑內碰到他們一家外出，我喊老太太時，她只「哦」地回應我。我以為他們趕時間，沒有停下與我聊一兩句，原來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誰。

我現時才記起老太太多年前曾摔倒，後腦着地。之後，她告訴我她有時會忘記事物，腦海一片空白。我以為是跌傷的後遺症，原來是腦退化的先兆。

那個下午，我坐在他們的客廳與老先生聊天，老太太亦與我們一起坐。我們笑時，她也笑。一切都恍如4年前那個下午的畫面；可是，連老先生也不知道數十載的枕邊人到底在想什麼東西。

我拉着老太太的手，心很痛，雙眼濕潤起來，但她還是笑瞇瞇地看着我。翌日，我第3次觀看《父親》，那份惆悵更重了。